光緒鎮海縣志

古蹟

酈道元注水經附載故城故宅後之郡縣志多因之披羅攷核非侈淹博也邑自唐宋以來城郭宮室園林臺榭久與劫灰俱燼而遺迹所留父老能指其處好古者因實求是相與俯仰而憑弔之庶舊聞藉以不墜云

三國

梅墟　世傳大梅山有梅甚巨稱爲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登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上忽夜風雨入鏡湖與龍鬬翌日見梁上水淋淋伺雜萍藻始驚異之乃以鐵

索鎖柱一障鄞江宅山堰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昂首擎其堰或刃誤傷之輒流丹不已歲久不朽大水亦不漂一飛入定海江中橫亘成墟故名嘉靖府志

晉

丹池　靈峯寺下有巖曰七佛巖巖下有池曰丹池亦曰丹井葛仙翁煉丹處靈峯志

謝泰宗訪葛仙翁丹竈遺址　靈鷲分來小有天漸漸碕礒一峯懸黃支域盡丹山湧赤水流分綺樹前斗入半天月蟾影心回十地戒珠圓翠微晴啟巾鳳薄列剎香流慧日禪觀止息心思彼岸象超慈室印重元勝幡風動歸雙樹佛火光凝慶九仙上藥原從桂父得寶書豈爲葛翁傳我來欲覓絳眞訣瓊笈潮緗口吐蓮

唐

樂尙書宅　在靈巖鄉大司馬樂仁規與弟大司寇仁厚

所居乾隆志

梁

海內東寨巡檢廳事　貞明二年置駐劄迎賓院宋天聖中置土軍一百人建廳事於縣東九十步建炎四年燬於兵有旨土軍併就內寨官省寶慶志

後唐

石橋　崇邱二都二圖爲入莊大路唐宋迄今弗壞鄉之石橋圖石橋村石橋堰皆因是名乾隆志

宋

先聖殿　縣東二十步雍熙二年主簿李齊攝縣建崇甯中增廣爲學宮寶慶志

統制衙　縣東一里

統領衙　統制衙西北

將門　縣治東

第二將門　縣治東北

第三將門　縣治北

新寨門　縣治西北

倉　縣城內

庫　縣鄉

引鋪　崇夏道堂西

水軍船場　近西碶

柳亭　縣西迎恩門外

寶山樓　縣西南

築節　水軍船場西以上見寶慶志縣治圖

澥浦稅場　縣西北六十里

監酒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自水軍抱認酒息錢省罷監官聽事遂爲水軍酒務

監稅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柔遠亭之側

靜安門　縣前

市舶務　淳化年初置於定海後乃移州

張翥送黃中玉之市舶　昔我遊四明壯觀眞海波裂裝寶山頂曙色寒嵯峨日輪鎔生金湧出萬丈禍雲氣忽破碎朱光相盪摩決背蓬萊宮搖手扶桑柯羣山迎我笑佩羽紛佳佳颶風欻驚潮騰擲鼇與鼉浮槎徑可擊從此超天河精神動百靈上下煩撝訶歸來已十載遠夢時一過君來賢父兄儒術傳世科薄言聘省檄舶

署聯婆娑是邪控島夷走集聚商舶珠香雜犀象咸入
何其多權衡較低昂心計窮有識貧闕須懸試壯圖訴
蹉跎維君官事隙爲訪巖之阿懸想仙者徒往往歟且
歌遐征渺不見空嚮邈相和因招兩黃鶴待我紫玉到
豈無滄洲興
奈此塵劫何

酒稅務　縣東南一百二十步天禧五年置

主簿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舊本水陸管界巡檢寨嘉祐八年令陳謂奏請移寨於澥浦以其地益簿聽

水陸管界巡檢聽事　本今簿聽之地嘉祐八年移置澥浦

航濟亭　縣東南四十步元豐元年建爲高麗使往還賜燕之地建炎兵燬遂廢

居養院　縣東一百三十五步元符二年建

安濟坊　與居養院相鄰崇甯元年建久而皆圮嘉定十四年令趙珌夫重建安濟院以上寶慶志

柔遠亭　縣南五十步舊名巨川崇甯二年令徐禋重建更名建炎四年燬於兵寶慶志　側有翠深亭並圮乾隆志

瀨澤園　縣西一里一百八十步崇甯三年建

濟川館　縣南三十步舊名利涉崇甯三年火紹興八年令章汝翼重建改名濟川淳熙初令康銓重脩久而圮嘉定元年三月令趙奇夫重建易亭曰館崔端學繼之始落其成

迎麾亭　縣西三里靖康二年權縣徐邁成建今廢

淮海樓　主簿廳事側爲秦觀作也建炎四年燬於兵慶

元五年主簿陳廣孫重建樓鑰記之以上寶慶志

樓鑰記

慶元府定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記於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策之地舊有此樓燬於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聞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公求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部亦吾鄉而不出一語耶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於此獨爾頃遊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獻詠猶使人想見風與樓今在簿領官舍余其[illegible]舍邑闔其東望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殆無淮淮人江自東南南西抵郡城横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混[illegible]尤為北[illegible]北有蛟門招寶伏龍之山南有長川太白諸峯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閒居之首曰將起京師宗文索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豈後來亦背取少作而删之耶陳君元權之于宦學有家法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輒念前賢人而興斯樓及瓜自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

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illegible]公同時秉鈞怙權富貴隆盛
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illegible]賢否之不同同歸於盡彼或
甚遂而名無稱至有播[illegible]所着道者公以軟羣奇才爲
蘇門上客賦仍俯宋詩[illegible]總謝卅嶽碩畫直欲鞭笞二
虜而困於頗言附於黨人僅得一校斯責紙書籍爲正
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監處州酒稅秘反橫雷坎壞
流離醉臥古藤一笑而[illegible]亦可悲已而聲名至今暴白
家有其書皆望如神仙[illegible]其所經行之地了無片言可
尋猶爲士大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知所
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三章最佳人言多牧亦
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
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悲之因併記焉

白峯巡檢聽事 建炎四年[illegible]就諸寨撥士軍隸於海晏
鄉貢脩院駐劄防捍海道後緣海寇剽[illegible][illegible]浦紹興二十
六年守王侯奉降爲海內巡檢下指揮立寨午棲跳至今
就海內寨撥隸士軍寶慶志 舊於海晏三都置司歸附後移
海晏一都續遷靈巖一都延祐志

徐公堂　縣治西紹興閒龍圖徐禋宰邑多惠政民思而建之今廢嘉靖府志

穿山鹽場　海晏二都去縣九十里乾道中立爲清泉子場開禧二年改爲正場

敕書樓　在縣門之上淳熙四年令陳公亮建

永賴亭　淳熙十年新壘石甃海塘六百餘丈十六年通判林栖作亭臨之在水軍第一將營之後以上寶慶志

屏山堂　在梓蔭山上嘉定時統制馮枋夷而築之火燬遺址尚存有應焆記見金石

國朝道光十二年令郭淳章重建災德旋有後記陳志稾

袁栯詩　貞星化飛晚脩纖屹青冥何人嫺昭獨喻物傳眞形想此宴坐時參半平且甯朝霞紅冉冉暮雲白

亭亭中立羞卷舒寥廓慣儀型君子法至靜處身視盈庭古聖儼未忘腸豆爰有銘茲峯合混沌胡為命為屏天空月當戶陰風走山靈

吳德旋後記

屏山堂在今鎮海縣治之東北梓蔭山上始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馮枋郡人應憎記之其記府縣皆失載而僅見於延祐四明志邑人王學博師竹懼其久而失傳也請於錢塘梁學士山舟書而勒諸石其後山右郭侯來令茲邑以為昔人之蹟必藉後人而傳倡議脩拓邑之人[illegible]襄事焉其制堂舊三楹分合為一閣其上奉文昌[illegible]閣後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楹邑人往徃讀書其中閣之前為譜牆有門門以外舊有月臺方丈許即其址擴之登石興築亦建閣於其上曰養正廣與文昌閣等經始於道光十二年十月其工材則郭侯實鳩庀之落成之歲月為十五年六月今李侯蒞治之三年也功既竣師竹以為宜有後記適余客遊四明因以見屬余惟昔人之蹟後之人因而崇飾增美者所在多有然其人大率負重名於時者耳今而其人其文若晦若存軼見古藹淺忘嚴名惟其今之一為倡始而邑士聲應勤總恐後非識發於懷古思舊之情而能然歟余故樂為記之若其地之江帶海波濤洞漩羣山拱挹朝暉夕陰俄頃變幻煙雲杳靄出沒於空濛盪涵

之際覽者當自得之而余固未涉其境不能效謝康樂酈道元柳子厚之徒模而範之句鏤而字琢之以供後之文士騷人悅於目而誦於口也

海光閣　舊名多稼亭在縣廳西北嘉定四年令崔端學重建今廢寶慶志

國朝光緒二年泰邱鄉張景耀子文愷族錦漣士洪於楊亭義學內舊址新建魁星閣仍其名采訪冊

海內西寨巡檢廳事　舊在縣西南三十步嘉定七年攝守程覃奏請移軍屯烏埼頭八年五月十七日并廳事移建寶慶志　舊於埼頭置司歸附後移就泰邱三都延祐志　在縣東南四十五里至正志

迎恩門　嘉定八年主簿戴栩權縣立寶慶志　在今小西門

清輝軒　縣前嘉定十三年令趙珌夫立寶慶志

鎮海塔　在北城海塘淳熙年間建采訪冊

海晏亭　嘉定十五年增砌石塘五百二十丈又增亭於統制衙後名以鎮海寶慶二年守胡榘改扁今名寶慶志

崇眞道堂　在西砦外寶慶志

旌善亭

申明亭　並縣治前阜成坊外今廢陳槀志

梓宮廟古柏　南渡時所植[illegible]奇輪囷勢如龍躍遠近來觀者多摩挲其下濤山詩序

謝閒祚詩　參天黛色[illegible]奇樹時有雲煙擁厥處一枝老幹透榮光[illegible]偃蹇不忍去

鄭韜宗和　虬龍夜吼[illegible]門樹會經先哲[illegible]

題處如何風　雨寂無聲[illegible]共飛鳧化鶴去

謝書祚和　稜稜六百[illegible]年樹疑是仙人植

此處詎知人　物不久留[illegible][illegible]化作飛龍去

張愁延和　爲深禹廟[illegible][illegible]樹猶是先朝[illegible]

韋處不隨風　雨渡形骸[illegible]有神靈時來去

謝尚書宅　海晏一都大宗伯士㤅所居乾隆志

沈端憲公宅　崇邱一都東山下簽判煥所居嘉靖志

黃文潔公宅　靈緒鄉古窰吏部震所居嘉靖志

澤山行館　吏部黃震歸隱處見山川下儀志

黃龍翔訪吏部不值　一鏡湖光半壁山主人何往客來觀閒蝶自專花富貴幽禽如語竹平安棲雲夢幻草木囧日月往來天地竟何留共整發臨展更上崔嵬絕頂看

張楷詩　山水眞佳致乾坤獨業[illegible]谷深如子午悤解徊柴桑石鑿磴山徑槎橫渡水梁黃公歸隱處松籟有餘香

元

文昌祠　在杏壇西至正中令汪汝懋建見名宦傳備志

靳縣翼萬戶府　在縣北三里門樓安置更鼓

養濟院　縣西北一里舊社壇基至治年閒重建

分鎮府所　縣北三里

哨船千戶所　縣西南一里

蒙古千戶所　縣東北一里

巡鹽千戶所　縣西一里

縣西倉　縣西南三十步

火攻庫　縣治後安藏軍器

尉司聽事　在縣西三十步泰定年閒因養濟院基重建

都稅務　縣西北三里泰定年間創蓋

划車哲庫　縣西北三里泰定年間建以上至正志

海巢　在小淡江口丁鶴年避地處備志

全祖望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爾者蓋多有之而焉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筍張先生憲遷丁先生鶴年也戴寓於慈水張寓於鄞而丁卜居定海其所居在淡口所稱海巢是也鶴年之來此岀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游之故由武昌徙步奉母而來海氣未靖鶴年轉徙晨上扉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爲淡口之巢可爲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託寄況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闕之系望乃欲以藜林皂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開世之豪傑也已稱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淡口之巢豈不爲發元七廟之所幕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饋弱之需求嘗妄受冬衣不能掩脛鳴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王宏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爲泉明貶蓋論人者於其大也而鶴年之戛戛則較泉明又過之矣寻來淡口求得海巢而過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呂如僩鳴咽之聲雖

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橫生黎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爲皆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於陰而不得出其聲爲雷一如陰之遏於陽而不得入其聲爲風嘯髮白石之吟陽氣也強厭於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皋帝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能爲雷而如糵之風不久而散此亦聚洲就其身迸而立青耳君臣之義何所迷於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孰爲陽孰爲陰以其激怒旁俛俱足爲雷其哀喉僂愴俱足爲風不可以歧而亂之至於鶴年之詩詰頹於馬伯庸蘇天錫余延心之闕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少焉者也

丁鶴年詩

海上巢居海若降三山眼底小如缸已攀若木爲華表更立扶桑作翠幢蛟室夜光晴燭戶蜃樓秋影冷涵窗鷗鷺夢斷無因到惟有同棲鶴一雙

又遊地

遊地長年大海東蕭條生計楚人同深秀未耜孤村雨落川帆檣遠浦風那得文章借隱豹哪將音問訊歸鴻平生自恨無仙骨五色蓬萊咫只中

航濟門

延祐

安樂堂　縣西北三里至正志

扶雲樓　蔣灣山覆樂良讀書處

藜照樓　蔣灣山左樂衍讀書處

聽松樓　蔣灣山麓樂復讀書處三樓相去各百餘步自谷口至樓長里許柳陰夾道中爲竹圃桃蹊菊屏蘭畹諸勝又有金魚池樂良有秋水一泓長見底瀏松千尺不生枝之句今樓圮以上乾隆志

蓬萊山房　黃文潔公後裔炳文遊息處

戴良記　東海之上蓬萊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彥炳文即所居之西偏闢爲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瞰波瀾左撫林麓前闢後阜如揖如拱每於曉東昇夕月西出窅乎而列缺倒景希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於雲閒白鹿走乎煙際嶺聲遠逝幽景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閒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此室日與良友勝朋

昆弟子姪游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游目而忘遠悵兮忽兮若從赤松子於朱宮黃石君於紫府而羨門安期爲之往來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閒語囂囂生願請記之生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士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有莫之至者秦皇嘗令徐福採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至焉惟其不可以俾至也故世之慕靖節而樂廬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萊之榜於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加一日自他人言之就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爲己任然乃棄此不務顯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之邃然與灝氣俱栩栩然與造化游於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觀乎八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俾至者且在乎室中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爲甚近昔人求仙欲由之以善遂故字其山曰遂蓬炳文之冀遇眞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戀慕之不已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或有所志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爲鼓蓬萊之操而歌之曰蓬萊兮峩峩築室兮山阿山可遊兮室可歌宜子

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挈翠仙兮不遠伊邇朝卻粉兮暮脫屨晉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遙以容與遂并書以爲之記

嚣嚣生別號九靈山人云

筠軒　胡處士所居

丁鶴年詩　種竹繞前楹年深勁節成薄雲通雨氣清夜動秋聲魚豕空遺籜鸞凰合度笙往來三徑熟不負歲寒盟

梧竹軒　鳳浦方氏居

丁鶴年詩　鳳鳥曾聞此地過至今梧竹滿邱阿正懷剪葉書周史卻恨翻枝人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晚涼多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

清心亭　縣治後縣尹汪汝懋築爲退息之所見名宦傳

光霽亭　泮池東縣尹汪汝懋所築時吟詠其間見名宦傳以上備志

待賢亭　縣東門內至正年建今圮嘉靖志

明

霞嶼巡檢司城　在舊海內西寨周圍一百四十丈洪武初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舊名埼頭正統十三年改今名

管界巡檢司城　在澥浦周圍一百四十丈洪武二十年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

甬東巡檢司城　竹山海口周圍一百四十一丈有濠洪武二十年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隸鄞

長山巡檢司城　在靈巖鄉洪武二十七年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正統十三年重築

穿山巡檢司城　在海晏三都洪武二十八年安陸侯吳

傑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

上岸太平畧巡檢司城　地名梅山正統十三年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以上節要志

龍頭山土城　崇邱一都二圖嘉靖間縣令金九成築置寨嶠口建樓於上以防海倭今樓廢城址存後人歌曰東夷曾首亂當事懷殷憂古寨留遺蹟峴山淚其流乾隆志

合畧土城　泰邱二都一圖城有二萬歷間築民居其中不被寇虐今圮乾隆志

白營教場　西門外化身菴側

國朝康熙年間總帥牟大寅因承平無事開墾爲田備志

東郭教場　候濤山下自明以來操演於此

國朝雍正三年參將呂瑞麟移於城中遂廢爲荒土備志

王鶴遷請復教場舊址議　鎮邑舊有教場在東西兩門外候濤山之下大浹江之口由來久矣康熙初總兵黃大來奉命移鎮舟山後立舟山爲定海而錫本邑以今名晉參戎駐之城中縣治東之帥府因移鎮而遂撤其宇木以去自是故址頹垣鞠爲茂草里人且請輸租以爲種植地旋奉禁比雍正三年參戎呂瑞麟詳請移教場於是區爰建演武廳及旗臺一時改觀不但人忘此爲舊帥府井忘候濤山麓爲舊教場矣夫天設候濤以爲海門砥柱而審形勢者既立城於山之巔復立教場於山之麓此皆因險以爲衛之義也今之移教場於城中者將何所爲乎夫軍容不入國古之制也書曰闢以外將軍制之設可於城內操兵則立營之初城中豈無數畝之隙地可供蒐苗而必觀兵於郊外乎其所以必觀兵於郊外者蓋兵貴先聲而後實利在耀武而揚威當操演時旋旗耀日戈甲彌天鉦鼓連鳴礮聲不絕塞偵卒鎮何之聽消遠人覩觀之心其爲謀至深遠也東西郊外有教場俱寬敞平衍可容萬人西門外教場土名白營前年總帥因承平無事命軍人開墾爲田隨轉售民閒今旣易數主矣若夫東郊教場襟險扼要較勝西郊外

緣峩壘水寨之陣壘鶩舊內樹牙檣岸左之營連鶴鶴張聲威遠勢若建瓴雖海潮為患侵削尋丈耳邑人利無禁阻挑土取泥故址日益削然苟用一營之餘力修除培補之猶可以復故今棄數百年之場址為廢壞而張我師於城內舍門庭而寧嘗與棘守望而詫市人其誰知之而譁懼之況鎮尋喧鬧於城市亦屬不宜督如心腹受驚而百姓震慄亦理勢之必然也介胄之士狃於便安治平之時當思保泰遠總府之舊基別謀久遠復教場之故址重整規模庶市肆不驚
而軍容遠震是在為國為民之君子矣
裘璉觀閱　天子春蒐日將軍籍甲兵旌旗開兩色聲
鼓雜江聲遠龍安湖島浙屯細柳營近時知海晏不用
棄繻
生

演武亭　在西郭教場嘉靖府志

鼓樓　縣治東北一里洪武二十九年指揮劉澄創建樓
五間更鼓在焉簡要志
國朝順治年間總兵常進功重脩樓拓為九間康熙五年

總兵朱萬化重脩後圮僅有石礎乾隆志乾隆五十九年邑

令汪誠若捐公重建額顏鎮海樓備志

謝泰宗眞　邑治東偏鼓樓於是乎建寇臺復道樊若
天闕雖爲櫓九閒乎而廣各四之何但度几有筵也郎
室中所容不數大肩七個小局三個矣自昔有宋高宗
嘗幸海上登是樓以朝羣執事非將鼓鐘爲節孝壺氏
以定中旱脊明者也其爲樓距鎮帥公署之南北十步
蓋收江海氣息山川風物於并幹省蔬之內爲帥府樹
屏藩者也裹帶之餘歌壺登樂千里聚在目前四面開
於賢座集思取益爰取爰謀又爲郎府廊觀聽者也龍
泉常公坐余於樓左額而言曰白余十八年於斯諸麼
具舉末嘗時誰爲解習禦中所有非也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有效共太盡者耳樹茲樓之建屏藩於是樹觀纛
於是廊任其氣拈於呆耐剝游幾盡哉蓋公之出人必
取道樓下而顧暱構隱有愁然不忍其傾圮者然一月
三捷之城戝無取定居保大定功之謨又或以時詘爲
解安得整暇精神尚舒餘及之者蓋公嘗築暇臺矣建
嶺武騷矣新女粽之樓稽而既墜之大賦堂巍煥重光
矣信百廢其具舉哉尚以爲師中所有事也然公整暇
之神囿無遠弗屏無微弗祭者也古稱人將曰長子曰

百常以風蠢臺乃師而者此德人司從樹觀也之有境連
壓文興叛莆投篤總赭司無民正牧容焉乎公脩大無收
具武覩霧軍迹項兵餘牧不安正以於攬而捐塗成岐非
舉爲驅外事者　官及長安眾寶之樗過斯捧壑先情文
千憲遠閑晉眾項有之子之和惟戮俎淵飛三陶惘治武
權民布樓而震曰司也有民爲鼓政借於者百旟旱爰兼
敵歌爲蕆金需自治常分無要鋅晨籌大如金有潦卒貢
臺來年山奏以昔事公官不故是暮平海翠爲加之與軍
斯暮六川天號宋者名無和無望傳前壯斯始功寡赤兵
樓連百氣上金高邑進分之不不呼席帶革有焉備子並
乃師風集雲輿朝令功任眾戢相以而礪者司可鄉有受
顧司雨細璈玉茲天字哉員自借譬視於如紳知卿兼其
枚牧漂柳有莪臣津龍不能焚也眾聽金烏衿文然覆福
扎一搖營臺薦庶朱泉然以之實集廓湯斯代武以不者
邪人壓護轟曉魚侯遼者家患相事矣也翼其兼扰惟耶
領賓卍帥蟲雷服承東安視我將卽余適者卷貢河敬公
稱兼壓府爲門海命人得國公也長惟邁如務之爲臺視
凝岡摺屏開鑿濤己甯精以十夫子莽牙跋是用務樓師
威私秉滿九勳危丑台神身八武觀鄉旟蓋九矣郎榻中
壞非鉞昏楹伐其進溫整觀年之兵更於屏開是文之興
戒汚有臨餐磬觀士水暇民於七人鼓以藩層役廟邀四

棨室謀多金創獲子來趨起氣詣同舟鳥革翬飛與對
丹艧亦知彩髹壯觀攸芋有截海外雖休勿沐狄彼柬
南保壘衞甯
永圖大猷
又記　定邑九里堤耳其鼓樓規橅宏奢嚴峻他邑巨
者或未之倖焉傳爲宋高宗南渡東南輯瑞於此故其
下向有坊顏曰剴宗志舊也然官司無收其與舍大夫
莫得以爲廷安代至洪武丙子歲不得已爲此鐘鼓漏
刻之具并梲因時錡侯於其上俾民知昏曉時作息誠
居者之指南也經哉介花朱大將軍溢鎮則日吾師中
有鼓鐸鉦鐃用以鼓契步伐茲者幕府深拱當月暗期
門風清鈴閣之鏡備蒸葬鄉吏鼓備不虞之嚴亦師中
鼓鐸鉦鐃類乎寶鼓翁南居者閩舊伐之先聲也蓋樓
跟中成磬大之合鐘府治前七十武藥江旅氣攬大海
物山川鑾秀之所錚行發倭夷之所癸鎮茲土者試登
而既焉其𥡴勞有非亦追漂搖於風爾并幹折焉宗枅
墮焉對盼閉又茲不有枝拄邪傾之必然文武岐途矣
有則曰我節革載之關在君子哉而遷豆之事則有司
存何說也茲樓與籤貝號大又則曰清倖戔何節寶刀
解貢乎下人之築易爲蓋萬人之聚易爲耐蓋冀累爲
政也夫長政於眾者與道謀室也以非常之舉委謊紀
鑼之役役洲任侯數十載來非不材是庇江是鳩徙等

之費將軍門[illegible]輿之語我公則瞭然洞垣一方人也以
爲文武誠畏[illegible]尹青[illegible]何如人哉其益國利民之事協
在寅恭贊操[illegible]有或司敗或鼓榜栗爲舟之稱一也於
是雷輻甫下[illegible]矜折[illegible]之市抑食其之馬於渡禁浮載
者於伍裁穆[illegible]者於民[illegible]存有謁者於胥儲裂室蛙者
於淬藥補末[illegible][illegible]席者[illegible][illegible]焚輪大地丘霖弱矣我公
從巨浸中衆[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拜虔視巨浸中仰天號曰
人其魚矣安望食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臺會疏以井隔満也誰
知同然者五稱圖十邑前[illegible]是哉今湛恩肆沛錫秋權
十之三四於按[illegible]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我粒矣乃公不以爲德
也而是樓排[illegible][illegible]嬰以塗堅丹履有一不奉公錢爺而
成者乎自偏[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司使辟司徒有一不稟公之揮
塵而奸義急公[illegible]乎[illegible]金[illegible]以首劍飛論矣乃公不以
爲功且勞也是[illegible]也[illegible]費若錢入百貫而大將軍息過
半矣給於乙巳[illegible]季月而丙午仲秋告跋其事與安於
野土肄於岸商[illegible]樂於[illegible]取禁日竊煥之忽崇而竟不
識所由來也伊[illegible]之賜敗盡公靜治人也於安淛綦節
理甚台焉天下之至靜者能舊天下之至勇而樹功德
於不行卽今弋臨下凝令海童馬奇遜述干里何勇也
從靜中治之裕如矣其先之勞之諸爲德於蒸民之事
亦靜中時措之宜矣故未及期而巨功適親賊成也芳
史天愚氏曰以余觀諸大師饑能齊虎躍之奇亭蔚[illegible]

螽斯之集蓋不特三世爲將也惟公纘體多賢英英國器且孫枝竹立不勝點綴非靜治戩穀者有此盛美乎其要在同心利國之一念矣斯所以無愧吉甫者矣秉其議者專城副戎孫公主進則中營遊戎梁公分鵝則前營遊戎李公左營遊戎高公右營遊戎解公定海縣邑侯朱公城守中軍守備苟君中營都司僉書王君前營中軍守備李君左營中軍守備樊君右營中軍守備方君督工把總盧君而司充幹之總者孫梁二公尤著焉例得備書公諱萬化發陽人孫公諱登科遼陽人梁公諱□□□□人李公諱汝能榆林人高公諱友諒宜府人解公諱明貴陝西人朱公諱承命天津人苟君諱天魁陝西人王君諱大才北京人李君諱應龍河南人姚君諱得功遼東人方君諱尙通遼東人盧君諱應魁壽州人

按察分司行署　在縣西五十步中爲正廳凡五間東西列廊房各五間後有明樓凡三間前爲儀門凡五間外爲大門嘉靖志今圮乾隆志

督稅廳　在按察分司右今圮

二府廳三府廳　在總持寺內

四府廳　在南山書院右今圮以上乾隆志

主簿署　在縣宅西嘉靖志

軍門府　在縣治東城隍廟西萬歷七年令趙思基建爲巡撫視師海上駐節之所前廳五間大門三間儀門五間後堂三間廊房各五間堂左廚房三間

國朝康熙六年令王元士重脩乾隆志今改建校士館采訪冊

衛指揮署　在今教場萬歷二年改爲總鎮府

國朝雍正三年改爲教場備志

遊擊府行署　在倉前今圮乾隆志

廣安倉大使署　在縣北二里中爲廳事凡三間後爲官

廨凡六間東西爲廒外爲門志嘉靖 今改爲火藥局屋三間官裁志乾隆

常盈三倉署 在縣南穿山中爲廳事凡三間東西爲廒外爲門志嘉靖 今廨廢官裁志乾隆

常盈四倉署 在縣南舊衛中爲廳事凡三間後廒凡三間上下列廒志嘉靖 今署廢官裁志乾隆

河泊所 縣西門外洪武中改爲城民居署事志簡要

河泊所行署 在大南門外倣民居署事志簡要

發貢廒 一在候濤山後一在竹山後對列海岸見嘉靖志圖志備

預備倉 一所縣南一所縣北志簡要

稅課局　縣南城門外今署廢官裁　乾隆志

陰陽醫學　在縣治西　嘉靖志

觀蜃樓　在伏龍山　乾隆志

趙之璧記　海濱衍名山曰大蓬昔秦皇帝東遊登此山以觀方丈蓬萊欲見縹緲三神山者其東北十里有伏龍名山對立如龍之蜿蜒蟠伏也秦時地至大蓬已晝而伏龍何在海中後變斥卤爲田則伏龍乃在田而半豁在海上有伏龍寺自山麓盤旋二三里至於絕嶺寺居窪閒形如釜底山石疊而土膚其松縞砌皆輪囷若移之圖壑昔爲佳景寺則卉木周匝俯竹擾遶門旁幽藹最盛春時每得香嵐相送其寺額碣題皆雄傑道古寺宇森深可變東行數百步爲自滿倉山閉有石以可谷斗聚去數百步爲千丈巖石壁峭立千仞嶕嶢特出其下與蔣水春撞渦湧瀨罪人將至巔體輒浮[illegible]淼宜於觀海踞高縹觀遊邮鶴里至水天混連淼茫無際而止然尤宜於觀蜃見春每出是爲雨欲或久雨初霽則見語云較龍可氣成樓臺而不盡於樓臺也然見爲樓臺矣凡重簷碧瓦鱗首梵嵬楹柱勾欄窗櫺門檻無不畢具若有人登臨其上也儼然樓臺也時焉大蓋則

旖斿旎旎而飛揚也時爲筆硯則硯大如山嶽以五山七山之峯爲架兩豎筆寫筒以大地爲紙供其揮邐乎滄海其墨泄耶時爲蔟翦尉堆環分明樓檣雜時乾然萬里長城耶凡居民於海澥聚土咸堆取滙煎蜃形如纍纍列塚俗民日滙蜃時集滙亦如刻塚纍纍狀或時爲橋則聯合游上諸山尋淜寫層樓柱鄂飾雄跨千百里大抵濃雲布勢如墨書肖形移時翕翳無迹王弇州所謂此即方士所云蓬萊三神山近則海風吹之而去者也秦人不知緇合庶發一見以寶其言未蘇學士東披任定十日欲一見面不可得後於發來祭游而見大以秦王所欲見而卒不可見蘇學士所願見而於此則不得見而余數得見之宿弄快事乎然予曾得登萊見海市今觀於東西霍山與登萊實無大異余奔走四方別此山寺二十餘年妻叔鄭君銓博雅君子攜酒邀余復登如久遠遊而冊觀鄉井如久索居而再見故人共步躡巔因得述其見蜃之景君銓曰蜃果盡此乎子但知其所得見者耳然余也能記其所得見者如此

望海樓　一名憑虛閣在招寶山上明時建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焚燬雍正府志乾隆二十年重脩備志

錢文薦記

當高皇帝時宋學士濂建議濟地編岷莊語禮樂則見以爲難知而佛教慈悲亦足以勸動蒸彝而禁塞奸究然則琳宮賓祠何莫非爲王化設耶普陀距蛟邑五百里而遙下存潮音洞蓮花洋洛迦嚴善皆觀音大士出現所也昔唐大中間僧惠鍔請五臺沈香觀音於梅岑至宋益闢梵宇改嶺岑爲普陀山賜額寶陀禪寺寺所由來倚矣我[illegible]學齋時島倭內訌竄穴其中志出沒爲東南患議者及之乃奏請遣寶陀寺於招寶山天子可其奏命下遂悉罷南海舊寺而特奉大士眞身併萬壽牌來歸招寶披志招寶山一名候濤一名龍柱去定海縣治儲墨許士民簇邱墾於上莽然高墟僅一老稍明惠結茅雲表將大啟福地艱甚嘉靖丙辰總制胡公宗憲都督盧公鏜海憲譚公綸暨都守張公正和縣尹宋公繼祖[illegible]指揮黎公秀各捐捧營寺仍劉昭慶僧眞海往持主[illegible][illegible]十方以助成厥役不逾年告成而當事首猾慮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突蹈南海故事非計也仍請命議遂度遺[illegible]址宇[illegible]燦環省若者巾山眞爲寺四壁扞而寺兀然[illegible][illegible]殿矣寺山路屬邑東郭鎮海營北可二十步爲漸入住景坊再行桃柳隄二百步許捐石而發百級爲第一山砌復五十級爲天開闢畫坊再七十級半山爲砦然亭平折而上二百六十步條見濤勢湧山脊卿壁海外諸島爲宋王荊公錢選六國來王

處平倭第一關大濟絕頂爲兪將軍君恩如海碣稍進
即觀音禪寺殿三重丹臺碧瓦照耀雲日最高上奉大
士眞身中若井幹下者爽平爲頂總進香臺殿翼通樓
左縣鐘右樅鼓晨夕爭吼蛟吟雞三曜東起望赤輪飛
出扶桑見虎嶼蛟門諸獄五色浮動可講天下奇觀殿
南建天王發遙室四明迴插天際轉西俯瞰市子梓蔭
二山竝峙邑城萬戶相屬北負眞武閣去闕爲啟樓巔
以壽盧入齋涌開覺大海波濤近在几席下而千樓萬檻
踞踞作島鶩飛亦目中一大快也日下時見蜃氣結成
樓臺候忽變幻恍然疑置身蓬壺上矣下敵樓出城傍
列烽墩下五百級東折爲觀旭亭多名公雷題出亭偃
僂而入室解爲潮音洞加南海梵音然世傳石上有仙
人逐令不可得矣復西上百級分蹊南折爲磐茂林脩
竹甘泉之均爲夕照巷車艫城寺寺傍補隙祀名公有
功海上者夫禪上塔柴七十二稱名山者獄鎭而已招
寶山兀峙海中爲京南一大屏翰潭沒千餘載而近始
託大士以傳亦猶倍宗之有碧霞參嶺之有黑帝香火
熒煌奔走竭天下力而不知防禦以固窺何以消其有
助於王化豈淺淺哉承平踰五十年海內外幾不知有
兵革事伏波下瀨諸軍乘春秋潮汐而遊海上勤者爲
樵採脩者爲博搴逍遙翺翔甘蹈清人之轍矣幸九廠
鐘鼓鎭壓鯨鯢萬萬保無他慮脫成叵測一旦駕乘風

抵浪之舟而泊城下不識當事者何以待之竣大士有
靈爲能逆奪其謀而陰褫其魄將遂學天雄老子僅僅
脩齋誦經爲能了吾事耶余服勤海上今老矣因其請
記聯及此俾海上治兵諸君子當共圖綢繆之計可也

林可成攬樣閣上

孤峯高不極登眺意如何城郭山
嵐重樓臺蜃氣多遠天行日月大壑積江河縱欲吾狂
甚鯨吞
卷白波

沈延嗣宿山樓望海

漠漠沙塵色茫茫混沌圖難明
潮汐際疑井水天無蛟蜃靈飛幻蓬瀛勢可呼悉開發
曉晚獨鶴叫雲孤入暮波濤壯如聞風雨呼潮聲連
月起山色帶城孤浪蹴星河動天低雲氣扶風興望劍
旭萬里
脊模糊

壬戌六月望海樓納涼七人分韻用長吉一泓海水杯
中寫句袁鈞得一字

夜雨滌煩暑海氣鬱初日元暉
勤遊與遨我入一塢闘遙指望海樓緩步登山巔憑軒決
雙皆水與天爲一島崎莽沈浮帆檣耿明滅誰乘萬里
風而擊中流桴滄溟近顛靖市舶漸以集所賴長吏賢
籌海有方衡戰艦及時備兵艘隨宜設吾儕一無事曠
覽足怡悅寡會合羣彥似彼竹林七流氣凌太虛清言
霏玉屑深杯那復辭河朔信豪縱大風振巖壑暮景空

林出歸途月似弓半江紅瑟瑟

陳焯 得泓字

昨宵對雨過凌晨微涼生欣然赴佳招望海樓高明朋好得六七落落皆豪英入窗對遠巒頓覺風來清發斷識島嶼俯檻瞰遙程無數嶼橋浮有似黿鼉輕蛟門不可見曲折指去程伏龍及虎蹲鼎足金鼇擎北望更無際水與天相爭茲山號候濤此會疑登瀛主人敬愛客羅列珍羞盈嘉果盤載陳醽酎尊頻傾老饕大足饗四美況兼并今古恣縱談書畫閒品評 爲取昌谷句擬志元聊情長吟過下存歸來稽餘羅

陸達屐 得海字

此地奇觀惟業海我不登樓邀一載海若有雲聽獻朝甕褒龍雞天不改揭來好事得謝容招上山樓調鼎鼐行廚料理集賓刷入洞賓達帆檣匯放眼未信蓬萊遠仙風拂拂如相待消夏何須借碧筩遂與豪情河朔倍此集宛然竹林似懶慢嵇康有我在歸來拈韻記清遊眉月初生雲散綵

陳修途 得水字

威遠山城列百雉巍峨特向蛟門峙風流謝傳愛登臨炎天邀客層樓裏聯鑣翩翩成七友竹林韻事眞堪擬嘉肴珍梨列晶盤滿座春風浮綠蟻把盞劇談忘永晝涼颸頓向筵中起醉餘欣展東谷圖恍然身入彭姥里冰壺詩卷復披讀屬目琅琅袪俗鄙嗟余枵腹無一長詩思抱愧家無己追隨儒雅强哉賤

佳句分拈得仙李足使長嬴暑氣消入窗洞達揮吟几
此地游觀已卅載今日應添折屐喜歸來城角夕陽紅
江潮半落
盈盈水
戴瓊得盃字　清時海波靖夏日山霧開謝公鼓游興
攜酒聯仙才出郭行一里峯勢如螺堆逶迤攝衣上絕
頂臨崇臺四望浩無際雲漢聯昭回足躡龍杜上目窮
蛟門限憑高寄興趣賞覽恣徘徊雅集竹林比入座清
鳳來影肴與旨酒盧盡展刃階人生舞得意所業帷銜
盃青雲有伴佖玉樹遠茁培亂鷗倏變化咫尺登蓬萊
謝至賢得中字　山名第一城隔東層樓踞頂摩蒼穹
追隨杖履拔幽叢憑臨俯瞰蛟龍宮座閒客皆毛羽豐
扶搖直可青霄沖相參一席叨寫寵谿然傾發心豪家
附章五字閑詩筒罹謫興趣酒無窈拔陳墨妙黜染工
姹名強半釋沙龍琳鄉滿紙明雙驪恍入波斯寶藏中
冰蓺古詞歸詩翁玉寵轉戰飛天風炎成敘去得誰雄
不須造化推元功嗟余衰守長蕭蓬素業還向芸窗攻
呼吸帝座疑相通驚人無句惟書空自今伊始當折衷
登山或許
元暉同
謝蔗賢得苺字　青天無片雲赤日蒸九野瀰角一峯
浮蛟門千疊瀉狂風逐浪起凍雨隨飄灑避暑砂巖巔

提壺入蘭若聊著後薔屐何須款段馬百尺圍紅樓三
杯飛玉笋藍尾亏所辭甕頭君類把酒酣海欲吞律細
論難假枕遊來谷中如卧冰壺下夕陽山下來好句問
篆寫出自古錦囊塞破寸莛屐愧乏宣城才幸剩竹林
雅篤問后山翁
許香領吟社
鄭動和

鳴鶴千九皐椒聲應四野危崖瀑泉噴薄流
自[illegible]瀉長蕭高峯巔何如此蕭灑我聞謝康樂勇選登
[illegible]右遙對萬頃濤征帆駛馳馬拈題御炎暑得句浮杯
[illegible]揭來遊蛟川舊話還重把相約觀海市蜃幻情真假
[illegible]跎兩月餘忝止此山下風雨欣乍歇性情互抒寫聚
[illegible]琮古今讀集分樓廈袁安卧不起莫遂傾三雅披圖
怎僛生聯
絜聯吟社

謝佑琦登樓望海歌
魚龍窟宅不知處諒在浩淼波
心裏波生浪發杳無涯拍天極地何時已忽然突起金
銀臺空中城郭高雀寃翠旗兩蓋森剧閩車馬雜沓無
宣壓龍王龍伯龍女娶魚臣魚婢走跳跳似獻異寶各
炫奇光怪奪目澗陸雖恨無雙翼飛相從攫身變作魚
與龍攖其珍異稱大賈奚用購甓同凡庸安知目眩如
轉輪昏屯景色隨流演漸漸惟見水漫漫一片波光看
府卷樓船出沒徐市來童男童女安在哉跳擲雙光貝

闕開盤紆抉背心旋蹤水天一氣吞復吐漁舟逐隊喧
龍戶千檣萬柁遠近行出浪入浪不知苦我生海澨望
海多心神時從海上過心波蕩
頭雪濤白興來爲作望海歌

孫家穀候濤山望海樓題壁　放眼乾坤且自豪海
天秋氣正蕭騷彩沈黑水蛟龍蟄月冷空山鸛鶴高遠
近江城浮古堞上方清磬落寒濤舊
遊餘忽展呈敗筆覺霜風動鬢毛

厲志望海樓題壁　我本滄洲萬里客寄情湖海壯風
騷一登危檻嘆身世御風長空羨羽毛蜃闕排雲東望
遠龍門倒地北流高何當掛
席窮天柱短髮星星枉自搔

八面樓　在招寶山上乾隆志

地樓　在招寶山上

陳夢蓮夏早吞偕[illegible]日時友人招飲地樓　登山閱雨
寄焦思何意至[illegible]將[illegible]樓下有樓堪避俗酒間無酒
提吟詩風流縱美參章日良會遙同鄰國
時此際勝遊難再得話長聊陪步逶迤

八面樓　在市子山上

謝泰定山樓晚望　大海退潮紫高樓眾峯青虹飛橋一
人照蜃吐氣砅礎屋角芙蓉出睥睨細柳屏水天同一
髯風雨起三侍鬖鳥浴波壯征艫湧塹窩臂江白領虎
穿霧紫髯鷹鷙林中流見龍宮兩岸駢來王迷舳艣列
校樓門庭誰握節
中柄長風萬里冥

半山亭　一名浩然亭在招寶山上以上備志

寶泉亭　在招寶山上今圮嘉靖志

萬壽樓　在招寶山上天啟間令顧宗孟建今圮

觀瀾亭　在招寶山上今圮

水月樓　在招寶山寺之東廡面東向樓下爲水匯處今圮

觀旭亭　在招寶後山今圮以上寶山志

望海亭　在招寶山威遠城左明時縣宰捧敕歲時祀蛟

門龍神於此備志

婆娑樹　在招寶山一名摩訶樹二株植於圓通殿前寶山志

紫竹林　在招寶山圓通殿前或云大士變現處寶山志

邵氏義門　東管三都成化間邵瑜輸粟五百石以充邊用詔旌其門曰義門嘉靖志

迎秀亭　在梓蔭山上宏治十六年令張汝栗於屏山堂舊地建亭名迎秀嘉靖間令王文貢改名凝秀今為文昌閣山後復建一亭仍名迎秀雍正府志

徐源記　定海形勝甲於東南學之艮隅百步許有山突起平地名梓蔭周五百步許巉巖四匝其東峻削如壁下有清泉冬夏不涸宋王安石因刻戀戀突戀四字蓋取易山下有泉之象頂平如掌高宗南巡屯兵於此

師臣馬枋因建屏山至於上元末燬於兵昭代混一寰
宇百四十年餘莫有能堅意者宏治癸亥秋縣令張侯
政餘登覽弔古傷今遂築亭於舊址掌教王公題日迎
秀正德氏辰予時覽政捐曹邑侯際公走幣徵記竊惟
造化英靈之氣彷爾宇甯小則泄之於萬物大則泄之
於人才人雖岩得是氣以生然拋非鍾秀則所稟者薄
堅土之人剛對土之人柔粹土之八細托士之人魋良
以此豈桀大聖賢之生得天地山川最秀之氣故尼山
誠聖而孔子作崗嶽降神而申甫生眉山毓秀而三蘇
顯孰謂人之傑不由地之靈乎定之爲邑北有巨海之
浩蕩南有長江之淵源東有招寶蛟門之雄峙西有龍
山㒺衞之迴旋四明徐引於右翁山遠衛於左況當天
下東南之樞正天地秀氣發生之始昔人謂無丹青之
功有天然之綸非虛語也夫氣化盤盛而無人事以參
之則淡散者終不能以翕聚豈裁成輻相之道乎此亭
之所由然而迎秀所由名也登既之聆焉景呈秀山之
畤者異作如舟水之漩者沛然若趨或蔚而積高低掩
映或發而比寶滙縈紆或天亢煥發或霞森絢爛或漁
舟往還或蜃氣變現于態萬狀畢聚一亭則夫忠孝才
德之士孕秀南出乎其閒者衛有既邪羅自今士之登
斯亭者匪直望氣穀寄笑傲也必巖名自省培植此秀
於席珍之時宣洩此秀於鳴[illegible]之日焉子必孝焉臣必

忠大則尊孔孟而學聖賢次則如申如甫如三蘇使功業文章巍乎如山嶽之高淵乎如江湖之深蕩蕩乎如天地之廣遠庶幾不愧於天地增光於山川爲宇宙間挺然之秀壯哉後之有志於斯世者尚其勗諸是爲記

虞二球詩　亭與天相接蒙蒙化作煙無巢歸楚鶴有穴住遊仙塔古荒蘿繞松菽飛瀑穿最宜明月夜影落酒尊前

李璥詩　巉巖行不得賴有草青青雲放山頭看濤從屋下聽四圍如是秀片石自然靈不厭憑來眺相觀似敬亭

張懋迪和　此地常迎秀遙山一抹青浪花排岸舞波響隔城聽秀疊孤峯迥文資片石靈候濤相對峙不厭坐斯亭

王謙詩　風嫋藤蘿冐女墻一天海水碧屏張桃花島接扶桑路蓮蒲潮通烏石洋寺隱山城清磬近漁歸沙渚暮烟蒼蓬瀛仙子鬢眉古乘興來遊架玉梁

龍山隱居　在靈緒龍山之南慈谿羅友聞所居　棄陳志

佐農軒　在靈緒鄉邑士高郵州倅任存敬所居舊陳志

鄭眞記　明郡屬邑定海靈緒鄉之西曰任溪以邑大姓任氏得名其外大海際大波濤萬里疊樓蛟室變幻莫測內則重巖壁嶂高險深阻飛瀑如練下注谿壑蜿蜒曲折若鏘金奏玉聲之不倏艮田廣畝犬牙交錯互穀之入穫穫滿家無有饑歲任氏之先以力農致富饒而讀書循禮一門少長隱然有三代道風曰存敬氏者敦厚愨實士也自幼有志於學鄉邑旁午者曰杜洲書院延鄉先生孫公正甫訓導弟子員存敬從之遊授朱子詩經傳學成而歸輒自歎曰農之子恆為農其秀民之為士者亦樂吾庶幾農民之秀者乎且耕田讀書以天下事置之念慮在古人可數也眇予小子獨不能挂一編牛角與古人晤對於千載之上耶於是扁所居曰佐農以為學之成猶耕之穫云際今聖遷以博學薦入京師試藝中選倅高郵州事適予典教臨進以同鄉庠序之所求文以記夫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甫田之詩曰蒸我髦士蓋生於田野安於畎畝不以異物而遷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俊秀之才足以為士是故農為國家所賴而農之為士者尤有頓焉若倪寬高鳳之流其非出於農者乎彼其耰鋤耒耜朝夕相寄自以為終其身矣一旦位踐通顯旌旄導

前騶從擁後天下之人固欽慕而健羨之矣存敬舊身
畎畝冠裳佩綬任州佐之寄匪惟斯民賴之國家亦賴
之矣然而存敬終不忘乎農者所以重本也且玉堂金
馬富而且貴不如涼竹簞之清曝茆穡之爰足以爲便
且適也高車駟馬祿食爲鍾不如秋風羅極土盆瓦缶
醉飽懽呼之爲安且樂也於是而扁焉觀焉其亦見夫
志之所存矣昔宋盧陵曾公安止著禾譜凡四十五品
內翰蘇公以其不譜農器爲闕作秧馬歌以遺之子以
筆代耕者也於東作之勞風有意焉侯存敬致政歸里
相與力山齋煙雨晦冥閒其亦足矣若乃擊土鼓歌幽
雅筆之於書日大有
年則有春秋之法在

湖山軒　在靈緒鄉湖山書院之旁裴可道所築縣陽

鄭眞銘　有植其幹挺絡湖山皎焉清漪歸焉屏顏慈
哉裘君曰適有居左右秩秩厥圖與書粵崇良朝鄉無
氛祓無躍鳶飛適契爾心乃命乃戒乃遊乃邀栽涉其
深載陟其高擬英茹華採芳揚芬靈臺湛然不介於塵
念彼先哲有若黃公冠帶立朝展也僑宗亭亭新祠與
軒相望炳望流丹山川增光俯仰百年賓公允師明發
寵寐如或見之顧言早夜式
克釗承庶幾來者保爾令名

自怡齋　在靈緒鄉處士謝允平所居　春草齋集

烏斯道記

自怡齋者謝處士允平遊息之所也允平甯波之定海人僑山而處山横亘二十里處士所廬之地特勝自郡城東走四十里衍折而西北行三里許爲處由北行三十里爲定海縣治處士巖散遠爲謝紛樂得其所足不及郡縣城市閒余嘗適而問焉處士以自怡名齋蓋慕陶隱君以嶺上白雲可自怡悅與處士曰安敢慕陶隱君哉夫麋鹿游於郊數龜魚處於泣溯鳥翔於山林亦自怡而已焉有絲而然哉第溝田可以備伏臘敞廬可以蔽風雨國無待於外惟誦詩讀書玩悅光景或採山釣水迄倦即休或俯仰倘徉玩雲霞之出發親鱗羽之飛躍邃衆芳而披淸風不知日之春也賓友相訪則與之坐松竹泉石閒觴豆笑談興至則一壺游衍玉几泛中流憩而返凡此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寫吾分也余曰噫處士其有見於是歟今之崇華構而居列鍾鼎而食執桓圭服衮冕擁軒蓋以榮其身者吾見其心勞而形瘁求其如處士優游巖月林泉之適以樂夫天命者鮮矣處士其有見於是歟或曰處士自爲則有餘也其於人也何如哉余曰處士以此而遺諸子孫則久遠之憂免矣以此而問諸里閭則奔競之風息矣豈不分以界人而自怡也哉或曰記余言處士亦作

而請書以記之

菱溪釣臺　在靈巖鄉賀欽行樂之處宋訪冊

皆見堂　縣署內浙江通志

梅月軒　在西管鄉陳浩淵所築乾隆志

四知軒　在縣署內陳志稾

廣瑞軒　在縣署內陳志稾

西郊草堂　在武甯門外李指揮環集名士會文讀書之所乾隆志

永思堂　縣東南八十里三山之麓孝子俞敏德建以日省其親墓之所乾隆志

瑞菊軒　在縣署內令丁鴻陽因收菊復榮遂以名軒與

亭詳見金石門 志備

謝泰宗題軒爲鄭玉汝明府

在御薄書休半軒甘谷仁人水 綠退食北窗陰手植稻天滴滴 來壽國助甘霖 風流爲政雨 對此彌埒彭澤興不知閑合意 安蕭條三徑卽爲官簾雞更卜 餐 民有餘倩吏欲問客來常 爲主千古高名不可扳「一白 鳳風驟題名雅意徑無 負不數黃花晚傲高

拂拂淸風蕩素秋琴諷 何葳東籬遠送白 素 金豈但河陽多美槿將 賜宜松下栽成丘色枝 何悲 四境無燠假息 豐年猶豈但芳英可代 自閉花關一窗風月堪 風塵汨吏曾敢將秋興

操江亭 在南薰門外 嘉靖志圖

永濟亭 縣南十五里邑令顧宗孟建 乾隆志

白華朱鄂樓 在縣署內令龔彝建小樓五楹爲娛親眺息之所 志備

薛三省龔父母築樓闢圃種菊以娛兩尊人賦贈 新築高樓俯縣衙樓前課菊景偏㸃深秋罷待春餘色滿

院開來錦樣花餌葉有香甘酒戶酌泉不老羨仙家斜
陽翻照盆池碧爲水晴空散曉霞菊圃依樓花氣盈
惹開折賞酒頻傾芙蓉媚客翻嫌麗蘭蕙宜人轉覺清
霜曉凝粧倚瘦影月停散錦尚瓊英彩與雙峯登高望
五色漫雲鄰眼明

延香室　縣署內令顧宗孟築天愚集

謝泰宗詩讓道假之室彌聞荀令香春風長桃李化
兩過宿驚鶴舞閒庭月琴彈解愠堂政簡甌餘理心靜
自生慶譽銜諸天外芝蘭入室揚芬題存雅化懸榻待
賢良雞舌廚楳與龍文金玉相容來花插徑鶯喚雨生
京室陪圖書府博山雀味章和成蠟中味不用馬歸忙
退食河陽早安社輩父長方知貞富貴不愧萬民望

錦春樓　在縣署內令龔舜有記陳志案

謝泰宗題李明府錦春堂記河陽花縣錦爲春燕
喜堂開物色珍四對桑麻盈樂利諧成花谷四時新

來鶴樓　在總鎮府內樓有三層總兵楊宗業搆樓時有
雙鶴翔集故名雍正府志

觀德亭　學宮左迎龍橋側即射圃亭陳志纂

鴻山亭　雁門嶺上鎮慈分界處乾隆志

敬一亭　在學宮明倫堂後嘉靖時立奉世宗敬一箴之碑文介築

王氏園　在城東備志

謝泰宗雨後遊園詩　春園秋後更相宜銀竹森森晚
短籬徑滑扶笻嬾蠟屐淺爐香隔院帶煙披麈風入座思
黃鵠蟬露經秋笑遠鷗鱸鱠興不教虛自憶鹿門肯說姓
爲誰雲翻翠黛疑霜早月鹽黃花映水蓮種秋熟成陶
令酒循塘句憶惠連詩帽吹雨影星霜鬢菊綻三
秋鴻雁時雲葉又連山插帶主人應爲例三秋

薛尚書宅　鎮隅五畐兵部尚書薛三才與弟禮部尚書

三省所居乾隆志

徐志泰爲薛思睿家園亭初復詩以誌事　健兒秣馬
來蛟水烽煙點點連空壘分割城中大宅居可憐盡

良家子薛家門第何紛紜萬井黎瓦塑如雲軒軒氣象他莫比此間合與住將軍漫說將軍堪致屆但說將軍能不武築得茅亭愛月穿疊成石洞雷煙補後來官衙相遞嬗前日風光難再見只向城頭解放鷹不容柔上來棲燕薛家所賴有後賢舊思先業欲乞還極許長官眞有力更將別墅還數開入門先與携塵埃摩挲片石出蒼苔烏皮之上列圖籍重見先人舊手澤世閱快事有如此一語之塗人人色喜我思明州十萬家家家栽竹兼栽花一朝干戈到江滸老兵直入翻驅主兵燐馬糞偏蓬廬灕家不在蘗中居安得普天銜鋒鏑廣廈萬間餘樂有

邵尙書宅　鎮隅四圖兵部尙書邵輔忠所居門臨河旁為橫帶橋備志

何氏園　在城西北隅邑士何久可所築有木香亭諸勝邑中文士觴詠其間又闢茅亭周以籬垣四窗軒敞中供呂仙像謝泰宗有記備志

謝泰宗詩　碧梧翠竹蕭森靈氣仙才降阝蘭香芸頌
一家蔡從庭　姑汾醴況鳳增城共文砯往鶴樓素詩詔
天若問歸路　孫
水便兩六息
又　乞得閒身聽棚鶯隨宜雅淡老松棚泉因竹接筍
堪調花為枝繁雨過輕啼鳥會心聲故近游魚忘樂食
來爭行人未彩山翁意車馬徒勞門外迎　半畝池塘
映草荷城陰彩花戶先迎花知春早開胸徑竹喜人看
傍路生栽稻月楊陸境遠抱琴綠綺素心
盟三河東海原稍俊併人君家亭大名
裘瑾過閬亭不遇　偕約宜城謝來看水部何一軒風
日靜四壁鼓吹乡啼鳥悲花落遊魚逝客過主人深避
客悵穿把青驟　總因看竹至再向草亭西鼓蝶穿花
觀蔔蔔宿樹低陰齒當北郭曲路遶東畦探興杳然返
方知是
剡溪
謝泰履何留池荷盛開　支節出戶如千里纔有名花
一郎比鄰誰種青蓮常在舌　我栽紅粉恰需肩飄搖水國
一空中色浮動山人筆底塵荷蓋
不隨秋月爛一年屢詠一年新

博觀樓　在城北薛三省讀書處備志

薛三省詩 野外高樓博望開橫襟山色過江來憑闌舒嘯誰相和海闊天空月入杯

謝秉昌過北樓 甲乙牙籤老蠹餘秋風墓上白楊疎憑闌無恙樓千尺還列先朝舊賜書

白鶴山房 江南十五里白鶴山前松陰五里許薛宗伯三省讀書處 備志

薛三省詩 白鶴山深暑亦寒松陰石澗百千盤溪時風雨人蹤絕虎豹憑闌指鹿看

清暉閣 薛三省爲兄三才將出鎮時築閣以待 陳志稾

陳王賓詩 雉連十畝宅新簪九天雷竹色分書案蘭香入酒杯

謝霖昭詩 叢桂方馥郁東籬意欲黃秋仲多佳色色色斷新粧想像纖女機點染成文章以如散岳雲河漢遙相望

三層樓 薛三台剌歸德因忤貴人歸里今其宅盡遭鬱攸之厄惟剩此樓裔孫志丙有十畝舊宮橫地建三層樓

閟直天通之句備志

北園　在城北薛恭敏三才所築長子士珩讀書處唐令志彙

薛岡記　園當蛟川北城下先恭敏公既底績未享厥成而肯構則家弟長兪文學也方十畝負女牆而未有園名余呼十畝閑長徐以爲額絡以其北亦呼北閑亂流而漫爲舟楫通波流之內芳塘宮之塘之內巨沼寬波若鏡若鑒則入力所濬闢也東長廣風行水上浩浩蕩蕩西次之南又遙西北則衣帶弱已而覺然中浮是其所垣牆而壁茨之道道路終南來園北入無際濟以簽南岸有津亭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瓜步後終瓜步北向指及城址而舍傍墩陸[illegible][illegible]其上有古槐一本高出屋杪受月光夜可代樓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樹以朱塗之日漏月遊客往往於此停待稍折而東[illegible]篠下竿下帶倚徑徑中央啟小柴屏聽潮館之所入也館前翠船張屏下望之疑天上綠雲飛墮又疑一片碧玉末終地標起目爲之眩屏南爲萬花塢若梅李桃杏若綠碧桃海棠玉蘭辛夷薔薇牡丹芍藥荼蘼無不具園有古梅皆名種花最繁初砌爲壇蒔架以亭名之曰香雪每月夕雪朝芬芳撲鼻徙倚其間清泚入骨園之南有堂三楹敞豁宜暑此木中之景也堂南面池南塘皆木芙蓉號芙蓉堤北敞則

塢中萬花若天孫錦作簇幛下推欄端恨不四時若然從南折而東藩竹爲屏承之以幄宛委曲折人多迷徑春花叢英紅紫燦爛藻績滿眼此園中別一佳境也又折而東臨池有廊可三十武飾以朱楣名之曰小響屧緣廊而入爲水閣顏曰倒影憑檻垂綸可以樂饑意非在魚也閣東邊有隙地先是恭敏公家居將構樓其中題爲含清樓綠川婁子柔所書也今樓基址存基北爲長瑜讀書稿舍紫竹森蔚石範者碑者立者作者側者正者砭荷布地彷佛靈壁水畔蔚翁張架西邊七入月舟泛此謂鼓人獻綠珠大可愛中有結月軒襄敞闢圓此最先成故長瑜侄日夕焉從其朔也側有曲房祕室收藏奇書紫閣祕書所藏漢人日之月觀與余謂長瑜可題此房西有柏屋亦臨蒼波古槐蒼幹摯攜殊狀鄭陸文學翁於壁全仲子二何氏著爲槐龍以爲之記筆勞做米南宮見者賞之從此出兔日并走槐迴至聽潮館終焉館西側有竹裴行廚從館出東行數百武有方亭日暫從前方石臺可布數席竹影月光水波上下陽詠長適也藹亭而東把臂人林折而南亭徑陰陰幽臺夾路窈窕深數爲瑯玕亭長琢時挾笑謝剝啄坐此忘餐復轉入徑西爲壺天湊石爲山有籟有洞行采有石屋皆具體而微迤邐而上可丈餘登巔望遠西浴日在元氣中浮浮可掬復從蹬而下爲樓閣居最以蒔芙蕖

曰乾坤一草亭中有巨石長瑜鐫為雲根每臨其上戲謂余曰米老見此堪下拜也又南水窮雲起可坐而看長玲自題其亭曰澂石余戲謂長瑜政恐捉鼻不免耳至此而倦長琢構亭以憩容日過雲環園亭館諸勝具是矣遠取諸物郎在籬落閒者東挺龕柱翹其首而眎之石城屹屹鳥道漫漫朱樓弈弈如披圖畫南則海門萬仞翠壁與江上百疊青筆綿亘數十里為圖之終南太白洋洋予大圓之風園之觀止矣十許年前余從長安紅塵中歸至此圓色喜神怡欲借作宴適計蓋嘗過之信信宿宿更驅輯去今年春家居無事闌與瓢然思了償此生不大顧月正廿有六日買扁舟涉江至則暮矣宗伯公止余於府中數夕宿以月之晦日至圖積雨新晴池冰初泮春波洋溢好鳥閒闢而徑草榭青殘梅猶覆余川支門禁客拄杖科頭鬆舉而寐日高未與與則滌硯染毫閒弄文字焚香啜茗一洗塵襟倦則呼童命展遊衍於洲嶼之閒賞見戶鱗發潑跌躍綠池不計頭數余閒雀喜則躍魚有何喜豈其為予在耶余又聞雀入水為蛤可蛤矣焉知其不可魚莊生知魚之樂可樂矣安知其不可喜宜其然也王矯西子天下之殊色也魚見之前深逝獨念何見余而喜乎此余之所大惑也俄而柳俄而枝若李又俄而羣芳畢燦身在萬花塢中所見帷花與水余謂僮子曰一隔一勝余得分日坐

臥篷于識之余坐臥有遺區而僅于報所識日且彌月矣此彌月開爲時無幾晴而兩雨而晴寒煖變換晨夕無恆昔人云情隨事遷感慨係之信夫初王蘭乍放時焉嬉厨潔詞如玉樹生花思等家私到閏共賞苦病足不堪燒步余惟獨立花前吟貧覺日是夕寒忽增寒於臘狂風大作衝激海濤如震雷怒吼有排城陌屋之勢余而爲初來客懼矣玉蘭舒者禿若翦合吐者如第爲沃幸粵枝後數日展豬得竟其餘[illegible]耳大花更晴和則暢風雨必摧時當玩賞而人或失[illegible]及雨謝傷人徒暇歎晚矣嵯乎豈惟卉木爲然散閑門而城城外世邊即大海矣蘺余展不百步假令絣云[illegible]屋余賞以身先之余足亦蒻躡未遑躋城綮海一[illegible][illegible]剪登而眺之一碧萬里海天無際但見渺花中更行[illegible]於天與波者若螺數點問之則東西霍之屬僻賦言扇中向所稱寬波巨沼豈止行漾爲伍耶乃長嘯而下

薛三才詩

草徑隱茆堂偏宜水一方垂竿牽弱荇濯足蔭修篁得月池光滿看雲野趣長城頭標暮色彷彿見扶桑

小築傍城陰滄洲思不禁鶴鏡流水靜花隱夕陽深瑯宿成邱壑居然足嘯吟坐來山寺晚清磬到疏林

薛三省和　逸老有遺堂園開足比方麥美敞亭榭映
帶見榆櫰歌枕潮聲壯窺窗竹影長幾人簪似日夢寐
到柴桑　息影就城陰脩然解世禁意隨黃水違身似
入林深不作趨壺舞聊爲抱膝吟宵前無限意對塵襟

長林

謝泰宗詩・歌舞朱門映水紅遶窗新席度晨櫳栽花
自不隨人面楊柳依然笑晚風梓澤好憑擎彥承平泉
難認舊時翁與今三鳳河
東美只有高名竹帛崇
謝泰履詩　閒亭花月醉當初此日重過色
更都月若有　清新舊約不知花認客來無
謝緒章詩　爲蓬名花獨艷塵美人高士幾
非倫無風無　雨兼無日六合氤氳天地春

掃石亭　未稔居址蛟川詩話

邵似雍詩　尚有吾徒在乾坤未寂寥長歌操白雪孤
劍倚青霄石靜煙凝鳴天空月帶潮西園舊臺榭回首
憶前
朝

頤樂園　在城北邑太守薛玉衡之別業榜其堂曰百花

開徧三春徑萬卷深藏十畝宮今廢爲魚池乾隆志

謝泰宗憶鷗柴　日涉爲園趣自存春風桃李滿西村
主人何在朱扉掩一任斜陽獨照門　無情草木眼前
看罷酒平泉閣世難早覺監軍求不得何如悽悵任人
歡　甲第連雲客舍傳偷閒風月總無遂試看金谷蘭
亭美衰草郊原暮紫標　樂遊原上月半川總爲無心
魚鳥連若把遙爐當一宿春風何處不堪憐　看竹無
人致亦饒木光雲氣任飄搖一枝
春老紅先遙尚是山翁舊日要

國朝

來雲閣　在學署左教諭張玲所築備志

薛士學記　錢塘張孝廉文名楚越閒既久始得一官
隨牒仕茲土學廣挈妻子來而茲士又儉薄月給俸錢
外無他一物入其橐中孝廉爲諸生師終不以此介纖
末著書白娛而已於官署東築牆高處爲窗晨夕閒起
其中名來雲閣者仍家園之舊也窗對候壽候滿梓蔭
兩山相望半巢而遙中隔城雉堞中覩兩山大小抱如
子母入游梓蔭居日可弄其有攜筴懸山階上者知爲
諸生相聚論文者也則時時出所著述唱酬之陶然意

適矣豁外荒畦一畝許將蒔苜蓿苜蓿見史記于甫東
人初無植此者近歲友人自薊門歸持其種餉予予蒔
圃中亦於土性頗相宜春暮發花芸黃新秋落其實實
與吾鄉三月時豌豆相似而差少味甘脆可啖孝廉云
今年謀種權來年庶可籬則苜蓿得以生長以作蔬食
良佳言訖又掬然意不適矣其爲人大致如此此古之所
謂神閒守固而凡物不膠於心者歟夫以洽聞如孝廉
而貧今幸得官又貧貧不貧何足深論今世方右文宇
內文人得選於時者甚衆安必官坊史局問不留一席
以待張子則擠於蔭候濤水藻山峙雖託與考槃終非賢
者優游地也而況博士居官者乎孝廉既閒寻言試與
妻子晚食時舉此以相告且相笑語爲樂且思寻言之
可券而毋令依然
歎息於長貧也

謝秉昌詩

鑿牖看山雲自來復自去有心與無心存我雙眸際

秋雲薄如許吳綃與越羅以我官情較相去不爭多

只此一間閒分居雲半閒倏來又倏往何似我身閒

蒼狗與白衣千重萬重變幻小不須多止堪留一片

行雲自出入雙扉不用關此日來何遲知我海上還

萼圃 謝泰宗居此 案陳志

姜宸英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閒斥堠之驚數至居人負盾荷擔而立衢日惴惴然邑著姓謝氏第閥相望余從遊其羣從閒顧指其居亦多就毀廢臧獲廬舍與兵馬維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故處謝于在武治園於其室兩偏名曰蒔圖日與諸伯仲游翔其閒以講德而問蒔焉一日君觴余園中問余浪游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閒烽火震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遊焉於此者嘗非徽天之幸而然耶余倚酒徵酣爲謝君詠少陵詩安得廣廈千萬閒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輒歔欷慷慨起君兄弟亦不以予爲狂也鳴呼此屋蹤脩廣不數畝無奇花亦怪石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於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息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無事而償落豆飲酒以相棠有事而敦在原急難之意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非久淹滯於此者今吾鄉業幸少安頃所經過自災會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塋村墟無不蕩爲魚鼈之居而甑歌之宮生靈數百萬安所託命又不獨天下寒士可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慷慨時乎

薛士學記

山林池沼園亭之屬古今好焉而有力者俱能爲之爲之不已旋又廢而一泉石草木之微或有

久遠弱存者何哉蛟川故越地東南皆岸大海海中有滃洲相傳偃王走此因國焉即左氏所載甬勾東者也有山日望海秦始皇帝嘗登此望三山求神仙云邑嚴且肹饒魚鹽俗殷富民至老死不見兵革生其間者日熙然以樂則皆窮苑匾祟臺館嘉花美日披鬱相望四時熺啟踵道相援青之人可不請幸耶今者花荇巖警滃洲南數百里剚脊腴委魚嚚矣宿重兵其邑家無完宇於是乃之苑圜口以荒臺館日以圮嘉花美木日以供軍裂果馬溪余嘗一二過之末嘗不私徵頁久嗟乎物之膝與成哉豈非呀耶既又思離城郡入山溪必有異人構一椄數敵以自高路者欲往求之不可得居久之始得謝了在武蕚爾於其家之西亍時館謝氏得從謝游尤與在武昆季交好往過輒飲飲輒樂甚謝子生饞不撫餚竹剛而廄予言曰子其爲我記乎余曰記吾不能也獨是予之命名則固有可嘉者夫人之爲是豈不以旦夕快心志娛耳目哉子則不然詩曰鄂不韓韓言兄弟也昔者元宗嘗竊此意以名其樓曰花彗謝子王大父觀察公以文章事業變於舅今伯若仲克世其家而大其登方將借是圖也窮理盡性專學養心出而大有爲也使其幸獲而遷必能阜民擇物不僅介茲士之獲如前者之盛而後已即不幸不得志於時且日與昆季窮山林池沼園亭之游亦不僅如今日而止而吾

亦得歲時至此與子雅歌賦詩游而老焉
其久且不廢可知也子誌之勿謂我妄也
謝歸旨記　蛟閣襟江枕海之環山拱翠孤城屹立其中
居然有氣吞雲夢波撼岳陽之勢焉明時設立鎮臣以
資彈壓不過金鼓大纛盛張儀衛嚴時登閱臺壯軍
容而已我
朝定鼎以來干戈未輯閥閱之家鮮不爲銳司徒辟司
徒聚族而長子孫矣先世父卜築未成馬廁於庭劍及
於室諸兄弟畫守斯居者際舍旁而取徑焉宅西數椽
久爲風雨剝餘鼠雀之所穴而瓦礫之所委余過未嘗
不歎其將近墟也皮申秋在武弟學而葺之韓冀璣斬
茅爵半軒加斗結構幽折不寬而來不華而秀竹影參
差鳥聲上下覽畫圖則濠濮入想發書卷則周秦滿室
顯而樂之錫名夢圖夢以比兄弟圖以證出處也圖之
中朝而講道畫而服習既文既博亦應亦詠有輕裳綴
帶容與都雅興會所至開府之清新參軍之俊逸騷走
筆下者對越也引觴行白往往迷譯我音徽韉屋者翼
之也蒼然癯然倚榻抱膝苦吟不報者翼昭也左者右
者問者答者偕謂之其儀行大拜言文國諸子正襟危
坐閨朱陸之淵源者維賢也秀外而惡中相對一編歌
聲若出金石者瞻修庚來也碭花載酒加開李白之園
雄蔣驚人擬入陳遵之座者夢圖主人也主人於是揚

別而升曰今日之會樂矣然兄靈昭弟贍在方馳驛皇路出而爲朝廷用夫金馬玉堂出入諷議與省刑薄歛愛養萃黎勞逸既不同矣其於粤閫之樂又何如也是圖也曾一邱一壑寄傲煙霞爲哉行將收金鑼蝥島之勝吸甬江大海之奇搜大人治要之祕爲國家銷兵氣而開文敎者惟余諸兄弟共勉斯圖矣庚來弟九月渡推願尋於碭爲稱遞其事如此余不禁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擧酒半酣命兒緒遠焚香安趁操隨室銘而記之

邵似雜過夢闌題詩後再過薜闌　九十日春都是雨新晴花片落如泥如今只恐春歸去隨著花飛處處題沈從則看梅分韻　茅亭風日暖竹裏數經過水映銀塘淺春生玉樹多開尊彩石榻掃徑所煙羅詞咨皆何遥高吟酔欲酡

梓蔭山房　謝泰交謝廣昌居此案陳志

謝泰交記　甲戌眷春謝子卜齋於城東北隅雙臺詔秀自天半拱揖而來不數武而近則梓蔭山拳石稜然也觀音寺壓石胸而枕齋左臂其躡石磴依淸流而窮然藹散者爲呂仙閣齋之北超無緣躋天在檻中眼入容際一劍刻起柄巾子橫亘而西斬中土北疆爲海外之截劍背卽無際海天潮聲鎗鎗來日夜繞齋左右自

帷開危坐聽之若風濤走於耳中魚龍舞於牀下覩東壁稍卻處候濤山兀當海門上有層樓遙接蜃氣半橫龕室正駕雲根此青蓮吐佛國奇觀也齋有隙地環以琅玕數以雜卉開落開錯不問其名又有霞居喬木清風自生好鳥送聲林深不見謝子貢字之暇卧聽潮音起逐花鳥徜徉於山城槐柳海天蒼闊之間眼中無人心中無事俯仰自得可以詠懷

謝緒恆梓山摩崖 梓山路旁刻有鰲柱擎天羣玉府蛟川孕士鄧林材之句久封苔蘚流而勒之詩云誰鐫好句傍山腰爲蝕苔痕筆墨消忽出銅駝荆棘裏至今風采認前朝

雅哲園 在城中童李衙衕園有醉休亭虎皮石層雲石筆峯筍峯蕉林荷池果育池八景外爲一樂居邑士陳錫卣昆季爲娛親所築 志備

馮大位記 雅哲園者沈了道文用雅人哲匠取山骨之句以名陳子起周之園也陳子起周因父殿颺君生平好山水積歲脩購於宅畔搆一園以己意經營不由作陂池亭榭竹樹俾垂老之親得優游憩息可不謂克養

錢志乎今親歿已八年陳子遇異石名花復購買以禱敍其閒蓋不忘其親因不忍忘斯園可謂終身慕者矣余自蒞鎮學來曾一再至規其地不及古一夫受在邑之宅而布置幽折巖淨甃潔非拔萁縛帚所能及者初從罷耕堂東階而入爲一樂軒軒前焚以竹屏秀栽花卉皆鮮研可綴軒川數本尤足稱嬌花外置文石幾事爲坐次轉而南出盆花夾徑尺許有尋丈之勢既出則柳陰竹翠幽致宜人當曲徑之而一石屹立若拱揖人以人者花疊巖陝位置背得其銜東向石山向當其脊而奇峯絕蟬已聳然谿人眉宇宜山尾小陂而過則醉休亭冀然岫不山矣山籬一石越水淸藻綠澌魚歷歷可數其山之石脈所奔注或伏滟起皆出於自然尤異者俛手樹一花一木於牆陰籬或閒日事沃灌猶或之生氣菽山花木植巖際閒無落而數縈且枝葉之乏仰向背若迴巧伎有出人意土外者促坐小亭淪俯數過聽柳梢萃爭鳴觀山上解果或垂賞或叶秀茗然於中樂而忘返遂以花鳥天花顏其亭嗟乎事苟欣諸目前鮮不一雀而輒爲羣遺機孰知遊玩斯閣中求賞不偕在人所覽見致今年春夫子復要與同寅邵相跧況予輩賞牡共笑談之餘得陳前此所以置園之君與今此不忍忘丹親之故更數悉園之一花一石足以移神適志者皆孝心之所發越而呈露也予與氏

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推而至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是以草木悆孝弟也庸誼知孝弟至而草木亦默爲之
沽溯哉此圖圖之所以不朽而亦
凡遊足闡者當知矜式也因記之
萬經一樂居記　歲庚戌之仲秋亏應郡守曹侯聘纂
修郡志而蛟川陳于起周實分其役遐追晤語相得權
甚亏旣與諸君發凡提要標目分門共成後信之書而
陳子以先世之宜登志乘者索亏立傳爲歷序其發祥
之自亏因得閒陳子歷祖功德載之志傳時或燈闡月
上杯酒話志詢及家中瑣肩亏又得闡陳亏天倫樂事
議之不忘事旣蔙陳子囑亏隸書一樂居三字歸榜其
室亏因謂陳子曰亏先世定遠人始祖明威將軍從明
太祖起兵屢著戰功由萬戶進階武署將軍而君家始
祖亦定遠人從明太祖立功世襲千戶遂國之變亏世
胄勤王戰死於大與之花圖而君家二世祖亦隨李景
降出師詢雖梁安州亏先世於洪武二十入年授甯彼
衛指揮附家於鄭而君家亦以承樂時究抗戰之非皆
授甯彼定衛衛百戶令亏與君利誦交也庸誼知吾兩
家當籍定述時非對衛望宇而洽比其鄉婚姻孔云者
平庸誼知吾兩家勛衛起家非平時以翰鈐相砥礪而
臨忠以忠勇相激發老乎又庸誼知鄭定相瓶不遠而
吾兩家前此往來問候歎若故里爲甚親切乎然則亏

與君家世誼誠遠矣厚矣陳子頫首而應曰然予又曰嘗慨冠蓋仕族克世其家者十不得一二而勛衛世家替凌尤甚論者謂三百年紈素拖紫富貴之極盛衰倚伏理勢宜然然予與君家易干戈而詩書迄今近百年矣後嗣振興尤勿替乃君祖宗之功德雖深尚賴子孫之保守於弗失也夫人生或出或處事業不同要必自立本始嘗觀一門之內庭幃聚順融融洩洩和氣所蒸禎祥自應又何先業之不克承受乎予平時所兢業者此也君其與我有同心耶陳子又頫首而應曰然予又曰君家高堂具慶昆季園閣蒔花壘石稱觴宴衍以日娛二老親率子弟孫曾環侍作綵衣舞此一樂居所由名也卽予所謂融融洩洩而和氣致祥者歟將見今之爲政於家者異日克施有政於天下矣陳子謝不敏曰請書之以爲子孫式予因記之幷欲使吾後人共勉焉以無忘先世之勛業也

李世法詩

石城峯起秀影蔽柳垂疎舊徑疑行錯幽林訝到初天機分我活樂境飫君餘蘭茁輝花萼風光賞不虛冬夜勝冬日開軒秉燭留飲醇何在醉得趣未能休海月遲迎客江風暫繫舟纏綿永歡夕入轂感如流

王諭詩　史學名宗翰墨香薰風初扇散餘涼花開姊妹依芳檻竹引兒孫過短墻且醉亭陰延草帶雨耕堂
飲挂詩囊吾衰不勝三蕉葉依石低頭眠夕陽

永思樓　在登瀛橋之西明孝子朱嗣輌所居今廢采訪冊

石蓮亭　在梓蔭山仁和葉香祖主講鯤池其兒古渠太守自甬上過訪以石蓮二字顏是亭道光甲午王日升書額仍舊日之名而識之采訪冊

周茂榕詠石蓮　山一曲土五沃吐出紅蓮花簇簇是何怪石奇復奇年年相對讀書屋招手同山靈發經鬼斧鑿初疑太乙忽浮來熠熠星芒墮地伏又疑芙蓉渚中聳石頭飛仙移植此巖谷蒼潤生珠蕊暗暗霏靈發巉巉自抱骨一束日炙不嫣雨不濤得我歸大海東去蓮花佯百柄千柄光熒月飄泊苦隨紅淚逐何如此閒賞幽獨萬年一花不改色月夕風晨看亦足春餘夏首發生機新芽橫破盤池綠忽見夜深劍氣沖斗牛我將下劚玲瓏玉

梓山書屋　謝緒恆緒宏居此　稟陳志

周家齊記　梓蔭山去縣治東北三里而近自市街步
履行至此則漸有山木青蔥之致矣山麓歷五十餘磴
輒陟其椒椒故有閣祀文昌士人亦多講業來遊者于
門人謝子緒數借其兒子翔子任及太學任君倚塋新
於閣下左旁藝石攜材爲書屋面南兩窗窗外時以花
竹閒窗左顧則城堞遠之城外大浹江環若縈帶隔江
則松岑迴夜壓雲往來子午海潮入浹則漁舟樵艇輕
帆隨風勢若鷗鳧拍浪中而諸君子宴半讀書無他好
惟日以臨文爲樂予作吏茲土每當視事之暇欣然登
此常數軟掌能料期會閒否則據案番簿不若爲予衿
時執經問字於先生長者之前辨論從容差有以自得
然今自幸不廢歌吟又伸紙仿摹晉唐人書法而諸君
亦未嘗厭予且稍稍樂觀之雖任職未久不能熟悉其
風俗民情然甯不快與此中人物有一日相知之雅哉
夫成就人材長吏職也予既自維治行遠邇古人然所
望二三君子潛心典學朝夕切摩思以稽古愛民作邦
家有用之器著爲文章必務通於國體日新月異俾予
得聞所未聞或予於退食餘閒抽閱書史亦時出其疑
義以相商諸君子更從而規予所不逮此則先輩名賢
所期於益友者用心之篤厚遠大皆然而吾儕後學所

當師也予兩年來曾以農事循所陌所過境內山川其間峭潤層崖障於海岸者參錯不可指數而澤山特載其一統志中案志澤山一名櫟山出城西九十里岡巒不甚峻絕第以宋時黃文潔公居此舊傳爲日抄書版所藏地以人重証不信然哉是在諸君子能自立使人望其人品節概巍然傑起於一時異日以其姓名爲梓蔭重而予文亦將藉是以傳也

見山書屋　在城北隅謝緒章居此采訪冊

謝緒章九月五日見山書屋疊韻　琴書寂寞鎮柴門草長枝交路不分亦莫歡顏娛白髮豈眞失意在青雲弟昆莫解艱於闘兩十深慚未有聞已定此中老歲月乾坤若箇解其紛　漫謂七篇能得士就論風氣要成家誰憐崑玉彈無鵲御笑驪珠指在蛇一日虛聲非定價千秋彩筆自生花問君致遠將何任祇恐塗長日欲斜

鄭性北城別業詩　北海濤無主茅軒相傍開只聞窗際滿不到席邊來閣筆茶三椀攜琴酒一杯與君終日坐此已是蓬萊

迎暉軒　謝岐昌居此陳志槀

謝閒祚記
祖居舊第之東有別業十餘間皆面朝陽
而傍學舍昔時從會叔兄弟結構營度其開爲子孫讀
書地已別而爲三則左爲賓日齋不爲謂總處中爲迴
暉軒花木掩映德清雅開賓曠之趣所爲城市而山林皆
也然譚經辟發眺之處賓日齋舊有曝廿臺日久頗巖
惟迎暉軒上累石爲山欽奇稱落其雜松數抱亭亭然張
蓋於其上升高而望則不特巾子候濤近在恩尺而江
以南諸山亦驛不迴巧獻伎環刻觴應之下海外檻帆
從雉蝶開往來出沒亦皆刻可數此迴軒之勝所
以尤最著云子時末弱冠輒刻游歷其地是時從叔祖
中憲公方宵中州寄來牡丹妍十本皆五色瀾奇盡
鶩人爲漸省所來有其舊所數則有若玉簡木穉紅白
梅花以及翠梳翠柏等樹植則荷可愛自此以往叔
祖既沒諸從叔氏吝析著分俱蕙軒爲兩房公所偕苴
末遑亦就類廢內辰丁巳予亦居是其中前此花木不能
存什之三四而牆垣門屏亦授徙任條兒之踰越而入
則是軒之由盛而衰也亦公然載矣四從叔子齊氏
慨然於茂草之榭而又慮幾十後建造益難也則從
諸兄弟于莛輩謀所以修傾圮之又以公贊無出欽
貲爲艱則願竭己資以更葺之方既以司其啟閉僉
謀既同亟塢工庀材易新之而令又獨閱月而始落
成徵特黝望丹獲如發於朽以堅整舊爲新殘就葉之木攀

折欲盡之花亦煥然改觀于於是乃數盛衰之故不由於天而由於人也夫自古所傳名園若平泉綠野金谷久而莫能名其處卽以吾郡而言別墅之化而爲邱墟者何限夫其子孫貧不自振鬻諸火者不足怪亦有曳紈綺畜姬妾勢尙可支而聽其零落椽莽彼直觀爲尋嘗游玩之所而不知區區數椽亦卽先人精神魂愧所憑依也推吾從叔之居心亦儼然纔志述事之一端矣抑于又有多於從叔者生長官署而不蹈奢俗衣食租稅而好弄筆墨錄家乘以聯族誼增祭祀以廣孝思此皆搢紳于弟所雖而生平又痛疾搆攜博陸之戲以爲吾軒中斷不爲此敗行之舉致污几席而玷花木故終日常蕭然危坐與至則撫遊動操鳴琴自娛次則以捲甕澆花而已見者卒以爲神仙中人也于既感慨於盛衰變遷之故復幸其能有清雅閒曠之趣則爲揖而言曰惟君能保有是軒亦惟君能無負是軒從叔仰而笑俯而答知其犁然有當於心也爰退而爲之記

小有居　謝書祚跋祚二昆居此有夢坡二字楹額嚴陵

宋楠書　陳臺志

謝友祚詩　徙倚門前散步人西鄰轉過郎東鄰方欣屋角風濤壯忽見牆頭山色新隨意高低俱得趣無心

拈弄亦爲春夕陽臨別幾
回首準擬重遊君莫嗔
楊源和韻　早識君封胡號達人名園聽望託鄉鄰情敦
棣萼遺風古與寄壓霞得句新滿室圖書備染俗緣年
花鳥爭合春那知金玉諧
音後聽得狂歌嗔未嗔
鄭朝宗和韻　擬是潘安早世人卻從花裏伴芳鄰居
名小有閣仍舊石磊層巒景闢新興至敲棋天半月醉
餘語妙座中春做廬亦被
秋風圯鋪砌勞君莫我嗔
謝璞秝和韻　垂垂白髮就衰人風月招邀作四鄰留
客敢誇金谷富媿親權當板輿新無山差占林壑秀有
樹堪分天地春寢宿寤歌眞獨寐考槃只此更蘿嗔
痛憶年前早逝人可憐永與鬼爲鄰空誇別墅風光勝
愁見泉臺宿草新魂魄尚思招月夜幽明已不
共陽春此居別去行三藝詠史空遺乃父嗔
陞時茂和韻　詎是林開隱遯人聊將木石治庭鄰尋
芳葉翅穿花亂求友葳聲學語新修竹數竿天外雨巢
梅幾朵雪中春瑞麟不觸
人間濃淡泊何來俗物嗔
陳之松和韻　樂志何須羨古人金昆玉友自成鄰圖
書壁上泵多舊花木庭前景獨新只此幽棲堪息處已

敘造物與同春荒園咫尺
遙相望園長忘形詼莫嗔

謝佑東和韻　問余豈是個中人也素巴吟社卜鄰早
識小中能見大旋欣舊樣可翻新影移向背山山月秀
發參差樹樹春解得口口
非著意罰依金谷敢生嗔

靜廉齋　張學伊摹朱子手書靜廉二大字以名所居之
室

校川詩話

師念祖詩　鮫貽孕鴻輝粒珠曜漢皐熊熊集翠裘片
羽青鳳毛道德釀濃郁培根沃其膏偶然涉文藻英華
露秋毫心正筆亦正能助腕力高擘窠雙大字玉筋金
剪刀靜以見真體廉以礪清操卓哉紫陽翁後學資甄
陶校士昔在浙論文得介石來從四明山貽我雙拱璧
高懸樹人堂昭對伊朝夕緬維通德門世擬泰邱宅堂
構尉園華鈎摹作齋額無營世機遠無欲心地自甯
靜而淡泊淬爽瀹光澤齋內東西銘遙遙尋道脈

思園　樂涵居此在小淡江　采訪冊

錢氏三樓 在鳳浦九靈山人集

戴良記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
勢周迴風氣綿密是名鳳浦畢者錢氏居之盡三世矣
往年嘗構新堂[illegible]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
旁起一樓賢乎[illegible][illegible]之在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
對之乎高又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樓
碧右樓扁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遊
居之彥咸爲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綠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
乎爲之序大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撓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
也太白以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志於朝思欲放遐江湖之上
浮游山標之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情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旣有
湖山之勝而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滿者且日接於其目亦何蘿
夫太白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
月之清孫是何哉然[illegible]碧山以樓息假芙蓉而若攬託
松月以愛玩者之山[illegible]太白之山吾之心郎太白之心
於是乎目登三樓[illegible][illegible]爲物之表憑高馭風飄飄乎有
神遊人極之[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狀狀仙而上下則以慕夫太白
之謫仙者又何抑[illegible]以名實求哉且乎聞之東海有山
日蓬萊山之中[illegible][illegible]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
咫尺家之後山爲達蓬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
免之三樓圓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挽映而謫仙人

不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為序諸篇什之首云